

·散文·

做一座豆腐过大年

◆郭少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年的时候每家都要做一座豆腐。所谓“一座豆腐”,也就是由20斤左右豆子做成的一包豆腐。我们全家都爱吃豆腐,尤其是我和弟弟、妹妹。如果要是去买,要花不少钱哩,咱不是缺钱嘛!自家做一座豆腐,才能放得开吃,吃得过瘾,吃得满意。

邻居毛斗家,祖上留下一面窑洞,窑里有一盘毛驴拉的石磨,一口直径一米左右的大锅及配套工具。每年进了腊月,供邻居们免费使用做豆腐。

农户人家在玉米地里套种豆子,平时煮锅、换豆腐都抠搜搜,就是为了到跟前自己做一座豆腐吃。穷一年不穷一节,特别是过大年。腊月二十左右是最好的时间段,再早了做下的豆腐难保存,进不了正月就不新鲜了。晚了,赶不上过油,也就是把麻花、馓子、丸子、马莲、油炸豆腐等等集中炸制。豆腐也是过油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对过油都特别重视,腊月二十左右,路上碰

见个人,口前一句话:“你家过油了吗?”“你家蒸馍了吗?”“你家扫刮了吗?”这“过油”与“过有”是谐音,象征着日子过得富裕,啥都不缺,啥都有。回答的人往往很自豪地说:“过油啦!”

订对好磨,泡上20斤左右的豆子,能做40来斤豆腐,油炸上10来斤,剩下的用凉水泡起来,勤换着水,就够我们家美美地吃上一正月。万事俱备了,就是没有拉磨的毛驴,生产队的不让用,那只有用人推。那时候,可别想什么电磨,根本就没有那玩意儿。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二,磨子订对好,豆子泡了20来个小时,父亲带上我和弟弟去推豆腐磨。窑洞里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三个人轮流着推。一圈、两圈、三圈,一圈一圈又一圈……一边推还要一边往磨眼里续豆子,上面吊一个小桶,慢慢地往里注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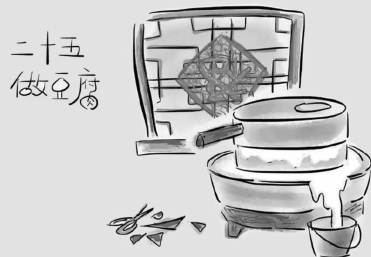
那盘石头磨不大也不太重,我和弟弟谁都能毫不费劲地推动,只是时间长了,转的圈圈多了,头晕眼花的,看着那窑洞墙壁

在转,煤油灯也在晃悠,往磨眼里添豆子的手都对不准了。父亲是主力,推的时间长,我和弟弟俩人也顶不住他一个。我晕得顶不住了就歇歇,缓过劲来再继续推。为了多口豆腐,我们磨得很仔细,豆子要少添、勤添,这样能多口豆腐。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总觉得太久太久;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只觉得晕乎乎、迷迷瞪瞪,终于把那点豆子磨完了。父亲用吊包过滤豆浆,我和弟弟打下手,烧火、舀水。第一遍过完,豆腐渣里加上水,搅拌均匀再过一遍。过滤出来的豆浆,烧开后还要杀沫。热上点食用油,或者油底子,往锅里一倒,瞬间沫沫就消失了。

做豆腐关键的一环是点豆腐。传统的做法是用浆水点,既经济又环保,做口的豆腐口感好。先是把浆水舀起来,慢慢地飘兑到豆浆里,眼看着豆腐脑和浆水就分离了。“一物降一物,浆水点豆腐”,正是从这里说起的。“一碗浆水,一碗醋”,也是从此说起,

因为两个都是酸的。还听老年人说,如果有谁家的媳妇厉害又不讲理,人们会说她是“不分浆”。往往会在这个时候让其在锅边观看,待豆浆点制到分浆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分浆啦!分浆啦!”往后会慢慢变好起来的。

看到我们千辛万苦磨的豆腐快要大功告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为了奖励我哥俩,爸爸随手舀了一碗脑,让我和弟弟先尝为快。尽管没有糖,也没盐味,我们喝得却是滋有味。



·散文·

井冈山抒怀

◆郭景梅

2018年秋季,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与老同学一起千里迢迢来到了仰慕已久的神圣的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井冈山。

井冈山,是壮美的山,英雄的山。行走在井冈山的山山岭岭间,耳畔似乎还能听到黄洋界上隆隆的炮声;放眼白云中隐约的山峰,眼前似乎还能望见激烈战场上硝烟四起;漫步曲折的山路,脚下仿佛还留有红军迂回穿插、痛击敌军的足迹;徜徉在坎坷的小路,眼前浮现出红军胜利、风展红旗如画的壮美场景。

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革命的起点。在这里,淳朴憨直的老区人民,用他们对共产党赤诚火热的心,养育了工农红军,共产党人和这里的人民结下了血肉相连、海枯石烂的革命深情;在这里,革命的火种得到保存,革命的力量得到积存,革命的信仰得到巩固;在这里,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初步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中国革命的方向指明;在这里,共产党人的信念从此坚定,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发挥出关键的指导作用。没有井冈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没有井冈山,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

有井冈山,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站在黄洋界哨口,眺望那伟岸雄浑、逶迤起伏的山峦,并没有为眼前壮丽景色所感动,胸中波澜起伏的是这山间弥漫着的厚重历史,耳边仿佛依然是“鼓角相闻”的隆隆回响。恶劣的环境,艰苦的斗争,造就伟大的军队,造就出一代伟人。从这里的硝烟中,走出了救国救民点亮东方黎明的毛泽东,走出了一大批为革命出生入死、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英勇无畏的将士。从这里的丛林,走出朱德、陈毅等众多开国元勋,这里成为共和国将星璀璨升起的地方。这里的山水间,还有许许多多没有留下姓名,淹没在井冈大地草木深处的无名英雄,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革命的旗帜,他们的尸骨累积起共和国高耸的丰碑,他们的不屈精神凝聚成共产党人的永远灵魂。

井冈山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记录着英雄们当年改天换地的凌云胸怀,这支最初仅有几千人的队伍,几十年后壮大为数百万的革命大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英雄的井冈山,红色的根据地,每一棵树木,都讲述着一个革命故事;每一条小

路,都记录下一段曲折的革命历史。

一山一精神,一水一文化。在井冈山的山水之间。耸入云端的黄洋界纪念碑,大气巍峨的井冈山雕塑园,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馆,还有那馆藏丰富的革命博物馆、旧居旧址、革命遗迹,比比皆是。每一个景点,每一处遗址,每一个亭台,甚至每一家商店,到处都飘扬着鲜艳的红旗,飘荡着旋律悠扬铿锵的红色歌曲。行走在这里,摸一摸黄洋界的迫击炮,内心增加了几分革命豪情;坐一坐大井的读书石,感触伟人的博大胸怀;看一看小井红军烈士墓,心灵得到深刻的洗涤;尝一尝红军当年吃的红米饭,咀嚼体验苦尽甘来的滋味;走一走红军路过的小路,坚定革命信念永不止步。

夜幕降临,漫步山城小街。月光下,耳畔响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更有一番感慨和怀念的思绪涌上心头。我常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井冈山,中国革命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多久?如今,一个罗霄山脉中段的这个普通山峰,将以什么驰名天下?

我爱你,井冈山!

·诗·

叹绛县南樊 贞节牌坊

◆王天玉

一把石头雕刻的枷锁
封住了一个女人大半辈子的岁月
世俗套上了“贞节牌坊”的光环
背后是那个社会的荒凉
和尘封几个世纪的惆怅

见证了清王朝的衰落
民国也走得那样匆忙
日本鬼子曾下跪祭拜
以贞节道义的名分
书写着中国几千年的荒唐

二十多岁开始守寡
把青春放进昏黄的油灯
儿子成才却短命
又苦心把孙子培养成栋梁
同时,也把时光熬成了霜

一片落叶飞到京城
圣旨设计了枷锁的模样
石牌坊成了永久的墓碑
文人骚客以道德的名义
在诗词文章里把故事传唱

修建牌坊的匠人
雕刻的是无数个女人的血泪印痕
一锤一斧一个故事
一撇一捺一段人生
或沧桑,或悲壮,或寂寞无声

时光悠然
贞节牌坊已成重点文物
那个李夫人的故事还在被吟诵
历史在这里发出沉重的叹息
感受到的是痛彻心扉的忧伤

·散文·

相向而行

◆吉安生

晚秋的清晨,一层薄雾在天地间缭绕,些许黄瘦的叶片抛枝傍路懒散地浮在路面上。路边黄亮晶莹的银杏树叶子迎风高蹈,吟唱秋风秋景秋情。

红灯亮了。

他驻足在红灯对面的马路边沿,她止步在他对面的彼岸。车流稀疏但流速湍急,联接他和她的斑马线不时被车轮、脚步还有飘浮落叶辗轧甚至淹没。

红灯还在亮着。

他的目光蹦跳着越过过往的车流人流,落在在红灯光亮影射下的她的亮眼的葱绿衫裙上,黏稠稠的热辣辣的,朝雾尘埃捣乱得让他无法确定她是不是当年折柳相送的那个她,亦或是那个一块厮跟的走着走着就散淡不见了的她。经了些世事,有了一把岁数又有

了空闲的他,现如今时不时的一不小心就穿越时空,回到了从前,时常会痴痴的在过往的人物中沉浸。他的心被路对面、人流车流对岸的她的形影烧灼着、鼓荡着。于是,他开始急切地想把自己摆渡到彼岸、到彼岸她的近前。

她似乎也有些急欲过往,只是一直亮着的红灯生生地拖拽着她,无意识的驻立送目,对面的他便跃入眼帘,似曾相识也似不曾相识,于是便存了靠近上前的念想。

红灯变黄了,黄灯变绿灯啦。

他和她开始相向行进,脚步匆匆,心情迫切。

渐行渐近,几乎面对面、头碰头啦,可他和她仿佛都从未曾正眼观瞧对方,但已然把对方看了个真真切切。没有稍微的迟缓也没有丝毫的停滞,他和她瞬间又错身而过,开始相背相

离,渐行渐远,甚至连回眸互望都没有。

他当然不知道她是谁,更不知道她从哪来又往哪里去,她对他亦如此,但这与他和她的相向相遇相离又有什么关系呢?

马路两边的信号灯约定好了似的一起亮起,一块熄灭,同色同泽,坚守互望,却被若还有有的斑马线硬硬阻隔。

面对面走来总觉得路很长,步很慢,但交替而去却是一瞬间一眨眼的功夫,相逢互遇之后的疏远却疾如风驰电掣。

邂逅相遇,随即交替远离,虽各自向对方摆渡却又因了目标相异而各奔前程。

在红灯亮起时,驻足停步留意风景应该也怡情养心的吧。有些人事过去了也就只能存活在过往里,有些风景风情也只适宜于驻足远望,走近了便什么也没有了。